

明朝

明朝

十大奇案

徐文钦著

汪精卫目的在使党于党集生，欲自甘受同罪。父母恩用前娶的刘菊儿，却非他的心。不料他暗害刘菊儿，竟因疑忌而死，并与杨殿公之子得米。鬼神情，感家市产州。高到治的过何家明。坊上。坊下。小国子任妻子已先后因他之父母死……

徐文钦著

【插图本】



人民日报出版社

明朝

徐文钦 著

【插图本】

十大奇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朝十大奇案/徐文钦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15-0611-5

I. ①明…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882 号

书 名: 明朝十大奇案
著 者: 徐文钦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张 峰
封面设计: 木鱼设计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60 千
插 页: 3
印 张: 15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611-5
定 价: 29.00 元

奇案一 扬州城四命奇冤案 ///001

风流公子张隽生家境富裕，长期沉湎于肉欲之中，他不但迷恋于妓院中的妓女，更着迷于同性朋友。父母为了使他收心，给他娶了如花似玉的妻子吴三姐。不料他旧习难改，为了同性朋友远走他乡。当他发现自己被骗被甩时，已经花尽银钱。回乡路上，他受尽劫难，最终有幸一路乞讨返回家中。然而，当他进入家中时，却得知娇妻成了死囚，妻子的父母和弟弟均已经死去，当他想悔罪重新做人时，妻子却悲愤自杀……

奇案二 周新勇审锦衣卫案 ///032

在封建皇权至上的时代，周新无疑代表了一种法制精神。他为民申冤，为民请命，机智过人，但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他不畏皇帝鹰犬——锦衣卫的权势，敢把法制看得比皇权还重要，结果反被诬以逆臣的罪名。皇帝让他只要道谦，就可以放了他，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奇案三 真假满仓儿案 ///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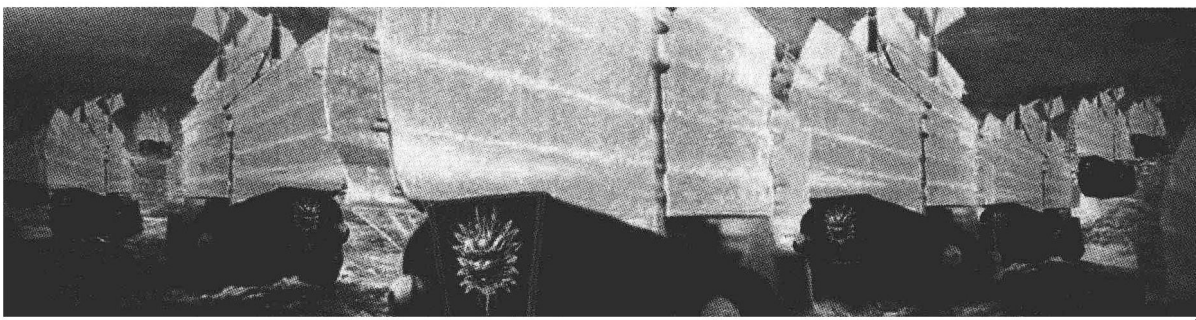
孝宗弘治九年（1496），一个下层武官家的女儿满仓儿被父亲和乐户们三次周转骗卖至红楼，后被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子杨彪看上。母亲和弟弟为了挽回颜面，把满仓儿拽回了家，不料乐户去衙门状告满仓儿的母亲和弟弟。满仓儿为了攀附权贵，为了与杨彪长相厮守，竟然……而受此案牵连的人下场也很悲惨……

奇案四 真假李福达案 ///073

张寅被人举报就是若干年前谋逆潜逃的要犯李福达，并被缉拿归案，但围绕张寅的身份问题，自地方至中央，进行了数十次审讯，结论却大相径庭。问题出现在哪呢？……

奇案五 锦衣卫处女变淫妇案 ///099

李玉英本是一个贞洁、孝义的女孩，可是却无端被继母送到锦衣卫衙门，被定成了一个长期与人通奸、企图谋害继母的淫妇。就在李玉英要被千刀万剐之际，她的命运却突然因嘉靖皇帝的一个圣旨出现了转机……



奇案六 明世宗泄私愤无辜良民变凶手案 ///121

疯狂的赌徒为了赌资，竟不顾亲情亲手杀死自己的老母；黑东厂为了袒护自己的一个编外凶手，接连请来三道圣旨；嘉靖皇帝为了偏袒自己的走狗，泄私愤，逞皇威，把民心和法治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于是，良民被定成凶手，大义灭亲的姑娘和悲愤难当的良民母亲愤而自杀，四个崇尚法治、敬畏民心、为良民主持正义的青天接连倒下……

奇案七 孝感乌鸦替无辜死者鸣冤案 ///141

郑日新控告杨清谋财杀害其表弟马泰，杨清反说是郑日新杀死马泰……复审官魏道亨发现一具尸体后，却怀疑凶手另有其人，案情复杂离奇……凶手到底是谁？到底是仇杀，还是谋财害命？谁也想不到，这个谜案的真相最终因一群乌鸦的启示而得以解开……

奇案八 潮州邹士龙冤害门婿案 ///153

光彩动人的邹琼玉小姐和风流倜傥的书生王朝栋还在娘胎中时，就被父亲邹士龙和王之臣在赴京赶考途中指腹为婚。然而，过了许多年后，邹士龙竟想害杀自己的门婿王朝栋……

奇案九 曲阜少妇被奸杀奇案 ///170

张茂七和春香长期通奸，张茂七想通过春香与她的主母陈月英通奸。后来，陈月英被离奇奸杀，包括知县饶继春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张茂七和春香是合谋强奸杀害陈月英的凶手，然而，巡抚越思圣却发现凶手另有其人……

奇案十 明宫三大奇案 ///181

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是他的命中克星，由于她的阻挡，他一直当不上太子。在慈圣皇太后和群臣的支持下，他终于当上了太子，却差一点儿在挺击案中被她的爪牙刺杀。后来，他艰难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乐极生悲，身体被她安排的八名美女淘空。他正在庆幸昔日的仇家也在向自己献媚时，他终于在她精心导演的红丸案中中招了，可怜他只做了一月的风流天子就一命呜呼……

两个女人为了封后，两次赖在乾清宫不搬，导致两个新皇帝因此不能顺利地继位，这就是移宫案……

奇案一 扬州城四命奇冤案



风流公子张隽生，淫荡旧习难改，新婚不久，就抛下室内娇娘，以探望岳丈为名，重回妓馆。在那里巧遇粉面公子，与之远走他乡。及至醒悟返家，已然铸成大错，妻子三姐等岳丈一家四口先后蒙冤而死……

1 吴三姐不慎婚配淫荡子

明朝的皇帝们大多专制独裁，穷奢极欲，淫荡昏聩，影响明朝的社会风俗也败坏不堪。当明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到穷途末路时，冤案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奇了。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曾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传奇大案。

江苏扬州城有个财主名叫张乐，20岁娶妻靳氏，生得一子，取名隽生。

张乐早年做丝绸生意，以后改做茶叶生意，每年将江南一带名茶向四方贩运，生意十分红火，积攒了万贯家财。他年事渐高之时，名下田地房产已经不少，就不想再东奔西走，便在扬州城里开了一个铺面很大的宜和茶庄，雇了几个精明勤快的伙计，自己做起清闲的掌柜来。

张乐闲暇时间一多，便带着独生儿子隽生出入茶楼瓦肆，专往热闹处去寻乐。里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朋友劝他别带坏了隽生，他却不以为然。他自信自己精明历练，绝不会熏染坏了儿子。

由于张隽生是张乐膝下的独生子，又生在富裕之家，是张家的宝贝疙瘩，张乐夫妇爱他如掌上明珠。在生活上备受宠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吃精穿锦，披金戴银，养成一身自私任性、唯我独尊的品性。张乐虽看在眼里，但还是不以为然。

张乐非常重视对独生子隽生的教养，曾延聘德高才隽的先生教他琴棋书画。隽生七岁时开始上学读书，不过，张乐预先同先生说明，切莫严督，听其嬉戏，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头脑灵活的儿子。那隽生倒也有些小聪明，虽然学习时心猿意马，不过大体上也过得去，样样会一点，哄得张乐心满意足，更自信自己生了个知书达理又风流倜傥的儿子。

张隽生长到16岁时，容貌标致，美如冠玉，是江苏扬州城里一个著名的美男子、浪荡子，他成天伙同一帮公子哥儿东游西逛，专好出入于娼门妓馆之内。有时还跟男孩子们搞鸡奸之类的把戏，他不但做人家的同性恋对象，后来也去寻找自己的同性恋对象，经常在外停眠整宿，十天八日不回家。

张乐夫妇得知后，虽有劝诫，但儿子隽生全当成了耳旁风，照样混迹于娼门妓馆之内，游戏玩耍，不务正业，不知不觉已经19岁了。

张乐夫妻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寻思给儿子找个漂亮的媳妇，好拴住他的心。张乐对妻子靳氏说：“他在外边见惯美色，必须找一个模样标致的女孩子。如果再利害些的，能叫他惧怕，不敢出门更好。”

靳氏非常同意丈夫的意见，于是夫妇二人逢人便讲，托媒拉线。等了些时日，门当户对的倒是有，只是模样好的女子并不好找。及至打听到模样标致的女孩子，人家又嫌隽生放荡，不肯结亲。如此又耽搁了一年多，才有媒人主动找上门来，介绍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家住扬州城外近郊，离张家有七八十里，名叫吴三姐，是教书先生吴天佑的第三个女儿。

吴天佑是个教书先生，人品端正，老实厚道，膝下三女，又认了一个义子，名叫吴周。前两个女儿都已经出阁，吴天佑夫妇现领着小女儿三姐和义子吴周生活，过得甚是和睦。吴天佑及老伴胡氏都是本分人，家中并不富裕，见张家家道殷实，自然是欣慰得很。如果三姐出了阁，吴天佑夫妇就只剩下最后一桩心事，即是给义子吴周娶上一房好媳妇，平生大事就算圆满了。

吴三姐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出落得端庄秀美，落雁羞花，煞是可爱，一张鹅蛋脸，高高的鼻梁，柳叶眉，大眼睛，樱桃口，酒窝腮，十分动人。且知书达理，非常孝敬二老。

张乐夫妇听说后，非常高兴，立即前去相看了，见三姐如此漂亮，心中

暗自高兴：我儿如果娶了这样可人儿的媳妇，恐怕再也不会去沾染那些野花野草儿了！

张乐夫妇随即请媒人拿了生辰八字换了帖，定了喜日。不久，便吹吹打打、用花轿将吴三姐娶进张家，了却了张乐夫妇的一桩心事。

张隽生和吴三姐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入了洞房。洞房花烛之夜，隽生搂了三姐同睡。灯下细细打量三姐，只见三姐生得好生可人：面如满月，发似乌云，柳眉淡描，红唇浅抹，婀娜娜千般妖媚，娇滴滴万种风情。隽生看得心喜，少不了急慌慌解下衣裤，跨将上去，一阵狂风骤雨。

这对小夫妻，一个是情场中老手，惯弄手段；一个是新承雨露的娇娃，娇嫩欲滴。小夫妻兴云布雨之后，就相互搂抱偎依窃窃私语到深夜。

隽生得了这样一个美貌妻子，自然非常高兴，开始收心过日子，不再出去胡混了。

张乐笑着对妻子靳氏说：“这下子好了，隽生这孩子再也不会到外边胡混了。”

靳氏也欣喜道：“是啊，这下子我也放心了，不信妓院里的那些下流女子能比三姐漂亮，我看咱隽生总算可以收心了，用不了一年，咱就可以抱上孙子喽！”

果如张家父母预料，张隽生婚后的半年里，的确守着媳妇吴三姐不离身，他觉得三姐肌肤像嫩藕一般洁白和新鲜，像水蛇一样柔滑可人。

吴三姐不但长得漂亮，还十分孝顺勤劳。自嫁进张家之后，机房灶间，门里门外，一刻也不曾懈怠。她白天孝敬公婆，夜晚小心侍奉隽生，细密周到，温温款款，弄得合家谐美，城里城外，左邻右舍，无不称羡夸奖。

张隽生自娶得三姐，犹如神仙一般，白天像吃了蜜糖，夜里兴奋异常，恣意享受着轻而易举获得的浪漫。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过了半年，张隽生就憋不住了。他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三姐模样身材虽然可人儿，可是缺乏性技巧，自己和她搞些技巧，她有时还会反感生气。看来，还是那些妓女娼童懂得风流，同她们才能玩得尽兴尽意，痛快淋漓。不久，张隽生又旧病重犯，学着父亲张乐的模样到妓院娼馆、茶肆酒楼里寻欢作乐了……这使得如花似玉的吴三姐闷闷不乐。

一日清晨起床，隽生见三姐闷声闷气，就假意关心地问：“娘子有什么不舒服，讲给我听，不要闷坏了身子。”

三姐禁不住玉泪抛洒：“奴家离开娘家有半年多了，出门时老父正有病在



身，哮喘不止，不知现在病情怎么样了，我心中十分挂念。我好想回娘家一趟，去看看我的二老爹娘。只是路途遥远，有七八十里，奴家本是妇道人家，远行不便，我心内焦虑，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忧闷在胸。”

张隽生眼皮眨了眨，心中暗想，不如我谎称替她走娘家，正好借机出去风流一番。于是，嬉皮笑脸地对三姐说：“娘子何必为这事伤神，为夫我替你走一趟便是。有道是‘一个女婿半个儿’，小生也正该去看望丈人丈母的，你不必忧闷。”说完，又是神秘地一笑。

吴三姐老实正派，反而认为隽生有孝心，就答应下来，说：“夫君愿去探望，那再好不过。见了我爹我娘替我请安问好，时候不早了，快去快回，莫让奴家牵挂。”

张隽生一听，心花怒放，忙道：“你只管放心，隽生这就去收拾打点，马上就走，三二日便回。”随后带了银钱，备了一些干鲜果品的礼盒，雇了辆马车，辞别三姐、父母，就兴奋地出门走了。

三姐站在门口，将隽生目送到不见了影子，方才回到家中，操劳家事。

2 张隽生死缠少年赴广东

时值初春，万物复苏，小草和杨柳树刚刚吐出嫩绿的新芽，晴空万里，明净如洗。张隽生放荡惯了，看见这般景致，心头喜悦，哼着曲子晃晃荡荡往前行走。张隽生一出家门就好似出圈的野马，直奔温柔乡而去。

本分的三姐哪里知道隽生自有他的打算。他在家困了这半年，早已闷得不耐烦，正愁没有借口出外消遣，便以此为由，要到妓院找那些情哥浪姐重温欢梦。等到寻欢兴尽，再前往岳丈家中，回来只需要报称岳丈病已见好，三姐心地实诚，谅她也看不出破绽。

张隽生的马车七拐八拐，并未出城，而且直奔他常去的青楼——杏春楼而去。那杏春楼设在湖畔，前有碧波荡漾，后通乡路蜿蜒，四周绿柳环绕，脚下野花芬芳，是个极好去处。杏春楼是扬州城一处有名的青楼，楼内姑娘大都俊俏不俗，个个会琴棋唱曲，自然花销也大。到这里寻欢的多是巨商大贾及官宦家的浮浪子弟。

一见隽生下车，便有旧日几个相好姑娘火辣辣地迎上来，纷纷嗔怪他为

何多日不来，冷落了姐妹们。隽生忙将假意给岳父母带的干鲜果品打开，请这些风流姑娘品尝，算是致歉。有个俊姐顾不得解馋，拉起隽生便要上楼，其他姐妹则不依不饶，非要隽生陪大家一起谈笑一会儿不可。

隽生正与姑娘嬉闹着，却见一位年轻潇洒的公子被一女子拉着走下楼来。众姐妹一见这位公子，纷纷上前围了过去，七嘴八舌，与那公子搭话，热切地挽留，倒把隽生冷落在一旁，十分尴尬。

隽生十分惊奇：这位俊哥是谁？竟如此引得众姐妹青睐？便放眼望去。不看还可，一见那公子，隽生眼睛立即瞪大了。只见那少年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脸膛子也长得美，风度翩翩，潇洒大方，粉突突桃腮生辉，鲜嫩嫩肌肤添香。本是男儿堆里客，却似巾帼一娇娘。隽生觉得那公子果然是仪表不俗，除了衣着华丽飘洒之外，那出凡超世的神态，那红白得宜的气色，那从容自信又俯仰有致的举止，特别是那英俊兼有妩媚的气质，都使隽生瞠目。隽生在朦胧中仿佛看到了想象中的自己！又依稀是梦中的情人，顿时忘了被冷落的处境，竟神驰心往起来。

原来，张隽生是一个同性恋，见了美貌的男孩儿，比见到妓馆里那些风尘女子还要上心得很。今日见了这少年，隽生只觉得魂不守舍，骨软筋麻。

伴着公子的那名女子眼尖，早看出了隽生的心事，忙转回身来对那位俊哥说：“快，两位俊哥儿，我来给你们引见一下。”说罢，一手拉一个：“这位是张公子，本城名贾张乐的独生宝贝儿；这位是于公子，广东巨商的骄儿。我看二位俊哥儿今天相遇，是命中有缘！何不当着众姐妹们的面，结成金兰兄弟？”

隽生与于公子四手相握，四目流盼，色迷迷，情切切，半日不肯分开，都有相见恨晚之叹。两人俱是道中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伸手相互捏摸，久久舍不得分开。

好久，隽生怔了过来，问道：“敢问公子大名，哪里人氏？”

那公子答道：“小生姓于名得水，安徽人氏，不知大哥尊姓大名？”

“我姓张名隽生，本地扬州人氏。”

那些风尘女子们如簇簇鲜花围在二人四周，早有姐妹摆上了香案，瞬间成就了这对岁月场中的奇缘。

隽生与于公子交拜过后，与众姐妹圆场周旋一番，便由隽生倾囊，央杏春楼的鸨母开了一个雅间，二人单独相处起来。

这二人虽同属男子，感觉上却如同相互见了异性一般。隽生见于公子气宇非凡，又有女子之相，且温文尔雅，娇媚可掬，倍感亲昵，交谈没几句，



便拉着于公子的手，抚摸起来，声调多了几分柔情蜜意。

于公子说：“张兄高雅，谈吐非常，小弟一见便觉早已神交过了。”

隽生说：“贤弟在愚兄目中，犹似天仙下凡，顿觉这杏春楼的女子们都俗不可耐了。”

于公子羞涩地低下头去，轻声诉说自己见到隽生后的心态。

在隽生眼里，此情此状也好似盼了一生的情景突然降临在面前，有时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世上。他越说越觉得难于表述自己的快感，竟忘情地将于公子拥入怀中，边说边呼吸着他那混合着脂胭香气与人体汗香的醉人气味。

于公子此时也越发温存依附，生出千种风情。不知不觉已到掌灯时分，鸨母前来送饭讨赏，二人竟忘了腹中饥饿。

吃过晚饭，那些风尘女子们都来凑趣，隽生却无心与她们周旋，甩出钱袋打发了这群“俗物”，交过这个晚上的宿银，便与于公子上床，牝牡倒错地做起苟且之事来。

到了次日日照三竿之时，隽生仍是恋恋不肯起床。倒是于公子冷静，道出了要去广东寻找父亲，不能长久滞留扬州。隽生恳留再三，于公子硬是不肯耽搁。

于公子悲戚戚地说：“我的父亲在广东病得不轻，捎信让我快去。也不知现在父亲病体如何……”说罢，呜呜咽咽，泪水涟涟，仿佛带雨梨花，看得隽生呆若木鸡。

张隽生不由得伸手搂了于公子，又是一番爱抚，恋恋不舍地说：“公子莫急，巧的是我家有个亲戚在广东做大官，有什么难处，可以找他帮忙……你年纪轻轻，此去广东路途遥远，我与你做一个伴儿，也好有个照应，你看如何？”

“难道你肯同我前往广东？”

“哥哥正愿与你同去。我本来要去岳丈家，现在这样吧，为弟弟两肋插刀，我不去岳丈家了，干脆我陪你一起到广东去吧！”

于公子听了，喜出望外，说：“哥哥愿与小弟同往，真是再好不过。只是耽误哥哥营生，小弟于心不忍。”

张隽生听了，拍拍胸脯说：“贤弟休替哥哥操心，咱们快快用饭，饭毕即刻起身。”

于公子自是答应不迭。二人用过早茶，隽生又留下一锭银子，二人相扶相携，登上了去广东的路。张隽生早把看望岳父母之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鸨母及那些风尘女子们只好眼巴巴地送走了这两座金山。

于公子本是风月场中的浪子，有了隽生这个伴儿，自然欢喜不尽。他曲意奉承，撒娇装痴，白日里扶隽生走路，夜里宿在店里，千般抚爱，万般柔情，把隽生哄弄得乐不可支。于是，白天的酒饭和夜晚的食宿费都由隽生慷慨解囊。

3 俊吴周探望姐姐遭诬告

自张隽生不辞而别之后，可怜的三姐就在家苦苦等待。

第一天三姐倒也放心，按照通常的行期，如果当天去娘家，第二天才会赶回。

到了第二天黄昏时分，三姐仍然看不到隽生归家，不禁暗暗担心，坐立不安。这天晚上，她吃饭也不香甜，睡觉也不安稳，心里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只盼着夫君快快回来，一家团圆。

到了第三天下午，仍不见隽生归家，三姐如坐针毡，内心如同翻开了锅，她暗暗思忖：不知是老父病情加重了，隽生耽搁在那里了，抑或是隽生路上出了什么不测之祸？三姐开始觉得右眼跳个不停。她想要禀告公公和公婆，又怕两位老人家笑话她丈夫才离开了两日，就忍不住寂寞了，只得隐忍再三，盼着隽生能快快回来。

吃罢晚饭，三姐更加魂不守舍，暮色中频频开启街门，向西眺望，一站就是半个时辰。

天色昏暗下来后，她突然听到门外一阵马车的銮铃声响，料定是隽生回来了，忙抹去芙蓉面上的清泪，顺手理了理云鬓，长舒了一口气，匆匆跑去开门。不料，却发现是一辆急行的马车路过，三姐呆呆站在门口，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淌了出来，浑身上下有如霜雪打过一般冰凉。她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公公婆婆那里，一进屋就禁不住哭了起来。

“隽生三日前去往城外探望儿媳爹娘，说好二三日即归，如今行期已到，仍不见他的踪影，儿媳内心焦急，特来相告。”

张乐素来了解隽生习性，听说儿子三日未归，并不觉得惊讶。他微微笑道：“三姐急躁，隽生那孩子贪玩惯了，亲家公有病在身，不知现在如何，隽

生在那里即或多住个三天五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三姐只管放心。不久，隽生就会回来。”张乐嘴里这么安慰儿媳，心中却暗想，我那浪荡惯了的儿子，一定又是到风月场中去了。

三姐并未就此放心，她说：“原说二三日便归，今已三日，无论如何也该报个信来。莫非我父亲病情加重了？”

张乐安慰道：“哮喘并非大病，何必过分忧虑。”

三姐仍是啼哭不止。

张乐只好说：“我马上派家人张四前去打探就是，你且放心。如果是亲家公病重，我同你一起前去探望便是。”

三姐见公公话已至此，再也没有什么话说，只好返回自己的新房去，内心依然忧虑不止。这一夜三姐睁着双眼，一刻也未曾入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她屏息静听，仿佛隽生随时都可能回到家中。

这天晚上，张母也很着急，一再问张乐：“老爷，这两天，怎不见隽生？是不是又到外边胡作非为了？”

张乐安慰妻子靳氏说：“隽生到岳丈家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说着，勉强笑了笑，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张母听了，却时不时去门边翘望，盼望着能看见儿子回来。

见三姐和妻子越来越着急，张乐自己不由也暗暗焦急起来。

第四日凌晨，张乐便派家人张四去郊外吴家打探消息，并嘱咐他快去快回。

三姐独自呆在自己房内实在烦闷，索性坐在客厅，呆呆地巴望着隽生和张四能早些回来。

张乐仍觉着并无大事，便有一搭无一搭地与三姐道些个家长里短，打发时光，以此安抚三姐。

黄昏时分，张乐夫妇正与三姐闲说话，张四满头大汗跑了进来。通常，去郊外亲家一去一回得两天，今日张四着急，没有在吴家停留，只用了一天就匆匆赶回。张乐见状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忙迎上去问：“可曾见着少爷？”

张四边擦汗边答道：“吴老爷病情已经大为好转，只是未曾见着少主人的影子，吴老爷说根本就没见过少主人。”

张乐顿时急了，他素知隽生好往风月场中跑，连忙瞒着三姐，亲往各个大街小巷去打听，结果也是杳无音讯，不知去向。

张乐一夜未曾安睡，他左思右想，如果隽生到书馆茶棚听鼓书了，应该

早已经回转家中。难道是去吴家的半路上出了意外？应该不会，以宜和茶庄的名声，隽儿有了意外，一家会有人前来告知，可如今连一丁点消息也没有。

扬州城并不算大，往日凡有人命关天的案情，一天之内没有传不到他张乐耳中的。何况两家之间虽有七八十里远，却并无凶险之处，且又是在大白天，根本不可能发生歹人明目张胆行凶作恶之事。难道是谁暗算了隽儿？那准是知根知底之人。这知根知底之人又会是谁呢？总之，张乐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越想越感到不祥，凶多吉少之念搅得张乐害怕起来。

第四天中午时，三姐的老父吴天佑自送走张家伙计张四后，心中也十分不安，不知女婿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失踪了。他一则怕女儿忧虑伤身，二则也惦记女婿，第五天一早便派义子吴周到亲家公张乐那里走一趟，打听隽生下落，顺便探望女儿三姐。

第五日，张乐又加派人马，四处去寻找，仍然没有寻着隽生的踪影。张乐心中越来越担心：“这畜生没去探病，满大街也不见踪影，定是与一些狐朋狗友寻乐子去了。这还了得！快随我再去寻找！”

三姐头几天听父亲说没事，继而得知隽生竟然借机寻欢作乐去了，不禁又愁上心头，泪水不由又淌了一脸，见公公和家人又急匆匆地分头寻找，只好回到自己屋中，等待结果。她想，等这次公公回来，定要趁机告诉公公，让他今后对隽生多加管束。

张乐带着伙计到酒楼茶肆和风月场中又寻了一番，都不曾见着隽生的踪影。晌午过后，张乐一脸怒色回到家中，敲桌拍案，怪家人伙计们平日惯坏了孩子。家人伙计们心中暗想，这不都是您老人家带坏的么？怎么怪起了我们？

三姐越想越伤心，悄悄回到屋内，暗中怪自己苦命，又不知眼下的事将会如何收场。

着急上火的张乐正思虑是否报官，家人进来报告说三姐娘家派她的义弟吴周前来探望。

吴周因是来姐姐家作客，也不拘礼，直接闯入家中，与迎上来的三姐叙话。

三姐一见娘家弟弟来了，心头一热，竟落下两行清泪。

吴周连忙“姐姐，姐姐”地叫着，去给三姐拭泪。恰在此时，与迎出来的张乐撞个正着。

张乐正为找不到儿子焦心，却不料进来一个模样英俊、文质彬彬的后生。进门来就与三姐搂搂抱抱，甚是亲密。再看吴周，生得仪表堂堂，眉清目秀，

齿白唇红，高高的个头儿，嫩嫩的肌肤，款款的举止，甜甜的嘴巴，风流倜傥，潇洒儒雅，稳重大度，竟比隽生强了几分。又见三姐突然没了悲戚状，与那后生十分亲热，内心十分不快。

三姐慌忙收了泪水，将吴周介绍给公爹张乐认识。彼此见过礼后，三姐说：“这是孩儿的义弟，父亲派他前来探问隽生下落。”

吴周前来，本是亲家间的一种正常的关怀，哪知张乐经过一番胡思乱想，陷入了种种怀疑之中。张乐见吴周风流倜傥，与三姐极为亲近，三姐在吴周身边也显出一种亲昵情态，而这种情态以往张乐也从未见到过。于是，最初极为含混的测想仿佛一下子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莫非这对姐弟之间早有暧昧之情不成？莫非是他们合谋将隽生杀害，又前来刺探情况不成？张乐一面思忖，一面将吴周让进客厅，自己坐在上首（位置比较尊贵一侧，通常指左手一边），吴周落座右首（右边）西宾席上，三姐则坐到吴周的右边。

依张家惯例，凡是待客，一等落座，即命家人奉茶。今日则不然，明显是张乐有意为之。张乐见三姐竟也陪坐下来，心里生出一股莫名怒火，便瞪着三姐：“三姐，前去备茶吧。”

三姐刚要起身，吴周说：“自家人，不必客气。”

三姐见公公没有收回成命之意，仍是离了座，说：“姐姐去去就来。”说着便走开了。

吴周朝张乐一拱手问道：“亲家叔父。不知姐夫如今可有下落？”

张乐说：“我带人寻遍了全城的茶楼曲馆和热闹去处，探访了这个畜生的所有朋友，都寻不见踪影，很是蹊跷。”

吴周此前已从他人口中得知隽生不时去歌妓院厮混，所以，他便试探性地问道：“亲家叔父，小侄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乐说：“贤侄但讲无妨。”

吴周说：“不知可曾去青楼问过。”为不使张乐显得尴尬，他又解释说：“那种地方，后生吾辈一时好奇，偶一为之也并非不可能的。”

这句话，非但没能说动张乐，反而印证了张乐心中的猜疑：“果然这后生不是善良之辈，将那大伤风化的丑行说得如此轻巧。”心中有数之后，说话便强硬起来：“看来，尔等都是见过笑馆世面的了？可我隽生儿再不才，也不致沦落到花钱买笑的地步……”张乐说着违心话，其实是极力掩饰儿子的陋行，同时为吴周讲出这样的建议而恼怒。

张乐正想发作，这时三姐将茶端了上来，先给张乐倒了一杯，然后又给

吴周奉上。

吴周见张乐火气冲天，正自心慌，见三姐献茶，忙用双手去接，慌乱中碰翻了茶盅，洒了一身茶水。三姐见状，忙掏出手帕为吴周揩擦。

吴周抢过手帕说：“我自己来吧，姐姐歇着。”不想那一杯茶水一滴未少地全都洒在身上，衣服湿了一大片，任是如何也抹不干净。

三姐说：“弟弟，不如将外衣脱下来，我拿去晒一晒，很快会干的。”

当着张乐面，吴周有些不想脱。

三姐怕湿到内衣，便主动上来替他脱掉，嘴里还说着：“一家人，怎么就外道起来了？”

及至脱下外衣，见吴周手腕上包着药布，忙问：“弟弟的手腕受伤了？”

“那天逗咱家那只猫，不想逗急了，被它用爪子挠破了点皮，不大妨事。”说着，吴周有些腼腆地笑了。

三姐与吴周的亲昵，吴周腕上的伤，及他对逛妓院的轻率看法，逐渐串成一条线……张乐觉得血气直往头上涌，心突突地跳个不停，他心中的猜测似乎成了事实：肯定是这两个禽兽不如的男女早已通奸，合谋害死隽生儿，吴周手腕的伤即是隽生儿挣扎时将他抓挠所致。

“吴周，你这狗东西听着！”张乐突然一声吼叫，“我问你，你是如何将隽生儿杀害的，尸首埋藏在哪里？”

突然的诘问惊得吴周张口结舌，半晌才缓过神来：“您说什么？侄儿不懂。”

三姐惊讶地说：“爹爹是怎么了，气糊涂了吧？”

张乐一巴掌把三姐打到一边，骂道：“好你个娼妇，不守妇道，什么姐弟，你二人分明早就有奸，勾结将我儿害了。待我将这恶徒送到县衙，回头再与你算账！”

“亲家叔，你，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我来这里是受我爹我娘嘱托来探望姐夫隽生的下落，顺便看望您二老和我姐姐的，弟弟跟姐姐怎么会有那种事情？您误会了，误会了……”吴周辩解说。

“什么姐姐弟弟，你们是一个爹娘生的吗？别拿姐姐弟弟的话遮人耳目了。我问你，你们杀害隽生，把隽生的尸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说！快说！”

“隽生跟我姐姐结婚，除了婚礼上和三天回门时我见过姐夫隽生两面，半年以来再没见过，我怎么会知道隽生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少废话，快把我儿子的尸体交出来！”

“这……一点影子也没有的事，我怎么会知道？我……”吴周满身是嘴也说不清。

三姐有口难辩，顿时没了主意，号啕大哭不止。

家人伙计也都惊呆了，齐声呼唤：“老爷，老爷！”似乎要提醒他言语太离谱了。

吴周稍定片刻，醒过腔来，问张乐：“你说我杀害雋生，道理何在？证据何在？”

张乐说：“你与三姐眉来眼去，频传秋波，这等情形岂能瞒过我的眼？还要什么证据，这大活人没了就是证据，你手腕上的伤就是证据，你这次来打探动静就是证据！来人，快给我将这淫夫淫妇扭送县衙，有什么话到公堂上去讲！”张乐说完，不由分说，拽住吴周衣领就走。

到了个时候，辩解也没有什么用了，吴周、三姐只好硬着头皮随同张乐及家人伙计一千人等扭结着往县衙见官。

4 遭不白之冤，吴家三口命归地府

一路之上，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吴周与三姐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行人撕扯着来到县衙，张乐叫家人看住吴周与三姐，不要让他们跑了，自己则登上台阶，用力擂击堂鼓。一通鼓响过后，招来了不少县衙附近的民众，加上尾随跟来看热闹的人，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

扬州知县孙起向来刚愎自用，常以青天自居，时不时会闹出草菅人命的事。他听见堂鼓，急忙穿戴整齐，身着官服，喊齐衙役，一声“升堂”喝过，三班役吏排列两厢。

喊过堂威，孙县令问值日的差役：“何人击鼓？传上堂来。”

张乐到了堂上，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连呼：“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

孙县令见堂下头前跪着一个老头儿，便问道：“堂下何人，姓甚名谁，谁是原告，谁是被告，有什么冤情？详细说来，老爷我自有判断。”